



劉子全書卷之四

門人董

秦場編次

語類四 聖學喫緊三關

人已關

學莫先於問途則人已辨焉此處

步可規不然只是終身擾擾而已故擬為第一關俾

學者蚤從事焉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是主意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求是下手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

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

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喫緊三關

一

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

小人之道之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

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

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

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

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

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

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闕然處便是天載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教人急開眼孔

附

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名譽爲人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劉子全書卷四聖學契要二卷二

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文辭爲人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珠玉其重無加焉爾貴富爲人

程子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爲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

一也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

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好事如

道德仁義邊事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恐守

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又要舍己

古之學者爲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

於喪己

劉子全書

卷四 垂學與緊三關

三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

自暴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

也言學便以道爲事言人便以聖爲志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爲僞也大

本已失更學甚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

則一也

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

自得也

張子曰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

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必穿

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

匠斲希不傷手也

病在爲人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歟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爲也

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方是真爲已

朱子曰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只引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要緊三關

四

成颺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只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

正苦箇信不及若信不及又如何肯奮迅發憤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深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發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話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

爲學須是切實爲已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

輕揚淺露縱使探討得說得去也承載不住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了又曰  
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

總是門外漢何

會入門來

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

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少在開  
事上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

郭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說一兩句  
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好渾身在鬧場中如何讀得  
書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  
一二年何患不進

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處體究隨事討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奧緊三關

五

論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

處處是在己一路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做底事報與人知如有飯不  
將來自喫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我家裏有飯打疊  
得此意盡方有進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  
味接續浮浮沉沉上半下不濟得事又曰這箇物事  
要得不難如飢之欲食渴之欲飲如救火如追亡似此  
年歲間看得透活潑潑地在這裏流轉方是又曰譬如  
煉丹須先將百十筋炭火煨一餉方可用微微火養教  
成就今人未曾煨便要將微火養如何得成

若不看得

在己親切如何肯爾爾

謂陳廷秀曰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莫問他氣稟與習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便莫做那箇萬里不留行更無商量一任你氣稟物欲我只是恁地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

卑近

處是已分上事

爲學工夫不在口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易至近卽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卽今便當用力

不離爲己

爲己爲人只聞達之辨說得大概已盡後儒又就聞中指出許多病痛往往不離功名富貴四字而蔽之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喫緊三關

六

以義利兩言除卻利便是義除卻功名富貴便是道此中是一是二辨之最微學者合下未開眼孔卽將功名富貴認作在己家當終身幹辦何異黎丘丈人認非子以爲子乎若蚤見此不是自己家當便須一脚跳出亟亟覓箇安身立命處也若業已知之而仍不免墮落其中將奈何只爲己不足故求助於人豈知愈求助於人愈不足於己此所謂大惑終身不解者學者更須向不解處作解痛割一下始得立志要矣善反亟焉因系之銘

銘曰千里之行始於跬步起腳一差燕越在戶大哉仁乎維皇首祚不爵而尊不祿而富勳名天壤吾位自素何與於人紛紜四驚亦有優孟動作態度儼然

叔敖生理不附色笑雖工總以人銅孰爲在已終身  
蹉過屋漏之間不聞不睹上通天載下則聖路誠以  
自成道以時措識已之眞俯仰今故孰非在已遇者  
且暮以人爲己愈求愈誤咨爾臨岐朱也御顧

### 敬肆關

學以爲己己以內又有己焉只此方寸之中作得主

者此此所謂眞己也必也主敬乎是爲學人第二關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只是敬肆之別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  
人口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  
其猶病諸

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喫緊三關

七

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

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

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

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

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

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

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



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附

周子曰或問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主一之謂敬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吉一而已主一

劉子全書

之謂敬

卷四 聖學奧纂三關

八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處

一之一卽吉一之一主一則神處一則化

程子曰聖賢于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覆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涵養吾一

一者無欲也

呂與叔嘗言慮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

寇東面一人來未遂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除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爲中也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何事不然正是

要字好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間只是敬也敬則無閒斷

天地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喫緊三關

九

是這樣人心是這樣

敬勝百邪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于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

明卽信子存久自明之意

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

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

直內也

怎生無所寓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

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

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

問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病由

自病醫由自醫

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契要二關

十一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爲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若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

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啗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先生於靜字動字下不得一穩實字一則曰最難再則曰難處總是教人莫站足在動靜上又曰思卽是已發非也思正是未發爲是已發未發屬動已發屬靜然總是一箇故著不得偏屬字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要緊三關

二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心要在腔子裏

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顯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

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

閉關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

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  
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  
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慤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  
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須教  
他有生意便不孤又曰敬義立而德不孤

司馬子微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  
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  
心不可有一事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  
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  
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 夾三關

三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交  
用得著

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明道先生少好獵旣見周茂叔自謂今無此好矣茂叔  
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  
後十二年暮歸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後來不知

又是如何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心齋又加箇有所見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  
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  
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思叔詬訾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

張子曰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的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志之一端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奧緊三關 三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心爲嚴師以本無不正故此絕頂話頭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口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矯輕警惰 終身做不了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其於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

朱子曰人心纔覺便在更不待求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又是誰喚他

須是猛省頻頻提起久之自熟

他本自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去照管他便是不苦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與繁三關

四

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大抵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其存則正而亡則邪

間操則存曰心不是死物操存者只於應事接物之時

事事中理便是存處應事不是便是心不在若只兀然

守在這裏驀有事來操底便散了卻是舍則亡也

兀然

處已是亡了

此心自不用大段拘束他只爭箇醒與不醒耳人若醒時耳目聰明應事接物自然無差錯處若被私欲引去一似睡着相似只與他喚醒才醒便無事又曰只要此心常自整頓醒醒了了卽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

縱耳

問敬易閒斷如何曰覺得閒斷便已接續習得熟自然

打成一片 敬如何會開斷

今之言敬者只是說若是敬便如烈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來便劈成兩畔去何至如此纏繞

答呂子約曰所論主一主事之不同恐亦未然主一只是專一蓋無事則湛然安靜而不驚於動有事則隨事應變而不及乎他是所謂主事者乃所以爲主一者也若有繫戀卻是私意雖是專一不舍然既有繫戀則必有事已過而心未忘身在此而心在彼者此其支離畔援與主一無適非但不同直是相反今比而同之亦可謂不察矣

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是內外帖然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契要三關

五

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得力之地

九容九思便是涵養

一學者苦敬而矜持先生曰只爲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只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自無此病矣 宋人有打破敬字之說如先生可謂打破者

道著敬已多了一字但畧畧收拾來便在這裏

吳伯英問持敬之義曰且放了持敬更須向前進一步問如何是進步處曰心中若無一事時便是敬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看來須是靜坐 旣說靜不如敬今又說敬不如靜須知不是坐上作生涯



問思慮難一如何曰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久久  
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又曰徒然思慮濟得甚事若  
見得道理分曉自無閒雜思慮人所以思慮紛擾只緣  
未見道理耳天下何思何慮是無閒思慮也又曰人心  
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反成不  
靜又曰靜坐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又  
曰思慮不可過苦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自見縫  
罅意味

非全放下終難湊泊

放下箇甚麼

纔著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

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  
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 喫緊三關

六

義理昭著矣然著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  
只畧綽提撕令自省覺便是 最說得無病

楊道夫曰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

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益兼亦是  
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旣思則是已發與前所舉有礙

否黃直卿曰此間亦切但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

羅先生探索本源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  
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思

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於未發

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

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

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

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  
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  
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  
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  
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會  
靜得固好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如天雄附子冷的人  
喫也好如要通天下人喫便不得伊川本說動見天  
地之心最端的又云求中不可又以未發爲靜何也以  
是羅先生直以看法當之總不得濼溪主靜之意

答林擇之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  
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  
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卻去於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  
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  
知我身之爲我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  
說破此病也

或問求放心愈求愈昏亂如何曰卽求者便是賢心也  
才覺其失覺處卽心何更求爲自此更求自然愈失此  
處用力甚不多只要常知提惺耳惺則自然光明不假  
把捉

克己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  
前而已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是不好底欲不好底欲不當言寡  
只是眼前事才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如讀書要讀  
這一件又要讀那一件又要學寫字又要做詩人只有

一箇心如何分做許多去到得合用處都不得力  
損者三樂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鴆毒也 以上聯翁

諸語字字輕快雖後人說良知說天理何以加諸

敬之一字自是千聖相傳心法至聖門只是箇慎獨而已其後伊洛遂以爲單提口訣朱子承之發揮更無餘蘊儒門榜樣於斯爲至後之學者宜服膺而弗失也因系以銘

銘曰人生渺焉參靈奇偶降而庶類食息牝牡雞犬善放求卽我困哀哉人心不脛而走伊何求之耳目體口各止其所非禮勿授伊何得之得亦何有仁曰廣居義曰大道於時葆之湛然中守如臨深淵如馭索朽以時出之方寸爲紐上下四旁前後左右感而遂通如辰逢斗三綱以維九法以阜舉而措之天人  
在宥是爲聖功徹尾及首人心之幾或存或否出入無鄉曷繫厥肘縱之成妄操之或狃二者之間庶幾無咎勗哉小子鑒彼羣醜一敬作所永奠高厚

迷悟關

由主敬而入方能觀體承當其要躍兌地故終言迷悟學者闕過此關而學成

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生而知只是知此生學知困知

只是知此生

易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如何做得了只有聞便了然煞不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心以知爲體盡其心者盡其知也知便知那性知那天然工夫須從存養來存養之極直到夭壽不貳時方是知性知天真切篤實處故曰所以立命也是謂行解俱盡

附

周子曰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誠動

於此幾通於彼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奧緊三關

充

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通微微處便是幾絲來只要曉得這些子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

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

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與惡爲懦弱爲

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

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

矣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

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  
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  
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

方是大微大悟

程子曰學原於思

研窮至理以悟爲則

凡人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伊川曰學者  
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觀卻堯學  
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  
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未致知便  
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白  
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  
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淺深  
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

古人只說

真知更穩似良知

凡一物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

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

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

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

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

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

所謂今日一件明日一件

蓋指上講明義理三項而言亦須格在吾身上後人引

爲話柄過矣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己否曰不必如此說物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與緊三關

三

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一草一木之說所謂纔明彼卽曉此也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學者先要會疑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若各自立的門庭便不是道今說窮經須如此

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的問

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奧纂三關

三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件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卻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

也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  
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  
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  
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人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  
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  
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  
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  
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  
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又云佛有一箇  
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  
之其本亦不是

如此則知吾儒專言敬字亦有弊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與衆三關

三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  
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  
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人世  
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聞見特其心其視  
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  
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旣言夫子之  
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  
爲得必以了悟爲聞故有是說

謂范與之曰吾輩不及占人病源何在與之請問先生

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  
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夢之得醒耳醒來只是舊時人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  
猶是心粗

未知立心惡多思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  
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  
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  
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  
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  
但貫通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  
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

是進也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  
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  
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不知疑者只是不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有不行處  
是疑也今人都是懸想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  
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  
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  
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  
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  
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



從也

朱子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

窮理且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汎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卽遣書所謂游騎無歸矣

窮理如性中有箇仁義禮智其發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只是這四者任是世間萬事萬物皆不出此

延平先生之教以爲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就此事反覆推尋待其融釋脫落

而後已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學者

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靠不得若不先得箇本領雖理會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雜亂只

是添得許多駢吝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契緊三關

五

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未能識得涵

養個甚

涵養又作第二義看來猶是如此

須是於事上窮理理與事本無二今見事來別把做一

般看便錯了

見得義當爲卻說不做也無害見得利不當做卻說做也無害便是物未格知未致見得義當爲決爲之利不可做決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便是物格知至

此語在

號江亦當首肯

十事格得九事通透卽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

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

這一分是最難格處

或問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異

曰此以反躬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

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眞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己爲人之分不可不察也

讀書是格物一事

須是存心與讀書爲一事方得 何事不是一事

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又曰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於前則不敢求於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又曰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日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

以吾觀書處處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而茫然 便是六經註腳之說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若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喫緊三關

五

執著一邊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潔白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有遮蔽處

學問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採摭故事零碎湊合也無益孟子慨然以天下自任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說到制度處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嘗聞其畧也要之後世若有聖賢出來如儀禮等書也不應便行得只就中定其尊卑隆殺之數使人可以通行這便是禮爲之去其淫哇鄙俚之辭使不失中和歡悅之意這便是樂 看朱子實不支離

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要別白得分明

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欲以鏡見鏡也

究觀聖門教學循循有序無有合下先求頓悟之理但  
要持守省察漸久漸熟自然貫通卽是安穩受用處耳  
但路頭須蚤明在

胡季隨曰學者須常合胸中通透灑落先生曰通透灑  
落如何令得纔有一毫令之心則終身只是作意助  
長欺已欺人永不能到得灑然地位矣此是見識分明  
涵養純熟之效須從眞實積累功用中來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說幾字然辨之  
又不可不蚤故橫渠每說豫字

義利之間誠有難擇但意所疑以爲近利者卽便舍去  
可也向後看得親切卻看舊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  
不解有過當也所謂進學在致知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契緊三關

五

學者須實做工夫且如見一事不可爲忽然又要去做  
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要做又卻終不肯是如何蓋人  
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眞心發見之端然纔  
發便被氣稟物欲蔽錮了此須自去體察最是一件大  
工夫這是致良知處

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明哲只是見得道理分明順  
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非趨利避害偷生全軀之  
謂也今人以邪心看了先占取便宜必至於孔光之徒  
而後已如楊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  
保天命便是古便宜說話所以一生被這幾句誤古人  
到舍生取義處不如此說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每事自有恰好處稱心固爲恰

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卻又論其中節不中節  
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  
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欲舍此拙  
法別求妙解也又曰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  
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閒說話  
矣直是如此易簡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  
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自是快活曾點漆  
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  
底是甚物事

答呂子約曰示諭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  
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  
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  
無把捉處也

答廖子晦曰詳來論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  
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學者  
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像照管要得常在目  
前乃爲根本工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自是下一  
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  
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善  
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合痛下言語直指  
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  
以爲直截根源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

知克已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也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源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紀要三編

三

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如顏曾洞見全體卽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脈究其意旨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渣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至論所以爲學則又不在乎事事物物之實理而特以洞見全體爲功凡此只是舊病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像之耳是與程子所謂對塔而說

相輪者何以異哉此是學問功夫徹上徹下細密謹切處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捉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大極

只爲光輝閃爍的物事原不是無極

答吳公濟曰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兼人鬼生死而言之某謂不知生死爲一乎爲二乎若以爲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則是始終幽明卻有間隔也

他本說未知生焉知死

夫子言聞道引而未發至孟子言知性知天庶幾闢入堂奧然工夫卻從存養中來非懸空揣控索之象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契緊三關

五

罔者也故宋儒往往不喜頓悟之說良然良然或曰格物致知大學之始事今以悟爲終事何也曰格致工夫自判斷人已一關時已用得著矣然必知止知至以後體之當身一無礙方謂之可悟悟豈易言乎修到方悟到悟到更無住修法若僅取當下一點靈明瞥然有見時便謂之悟恐少閒已不復可恃系之銘

銘曰終身戴天不知其高終身履地不知其遙終身學人血肉皮毛反即其中有知昭昭致此之知自本及標耳聽目視手持足撈幽明死生或天或喬一以貫之不隔絲毫是謂仁體卽悟卽修眞積力久物化滓消一滓尚存全體無交如盲取道如雲在霄行斯

習斯莫問禹堯學者覺也大夢大號夢亦覺因覺亦  
夢招一夢一覺浸假而超與造物遊末路風騷

劉子全書卷之四

劉子全書

卷四

聖學與緊三關

山陰後學孫欽校刊

三



夢寐一夢一覺浸假而超與造物遊末路風騷  
習斯莫問禹堯學者覺也大夢大號夢亦覺因覺亦  
夢招一夢一覺浸假而超與造物遊末路風騷

劉子全書卷之五

門人董瑒編次

語類五 聖學宗要

引

孔孟既沒

越一有千餘年

載一作有宋諸大儒起而承之使孔

孟之道煥然復明於世厥功偉焉

又一少三百餘年而得

陽明子其傑然

然一少

者也夫周子其再生之仲尼乎明道

不讓顏子橫渠紫陽亦曾思之亞而陽明見力直追孟子

自有天地以來前有五子後有五子斯道可為不孤顧後

五子書浩繁學者多不能盡讀即讀之而於分合異同之

故亦往往囿於所見幾如泛溟渤之舟茫然四鶩莫得其

歸終亦淪胥以溺而已嗚呼後世無知讀五子書者而五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一

子之一

少字道晦五子之道晦而孔孟之道亦晦則

則一少其

所關於斯文之廢興豈淺鮮乎宗周非能讀五子書者也

偶友人劉去非示我以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已發未發

說題之曰宋學宗源輒灑然有當於心爰益以識仁東銘

及已發未發全說

一作書

又合於陽明子之與程朱相發明

者二則改題曰聖學宗要蓋亦竊取去非之意云耳由今

讀其言如草蛇灰線一脈相引不可得而亂敢謂千古宗

傳在是即數子之書不盡於是而數子之學已盡於是矣

昔朱子解太極晚年方出示人而程門高弟相從半年

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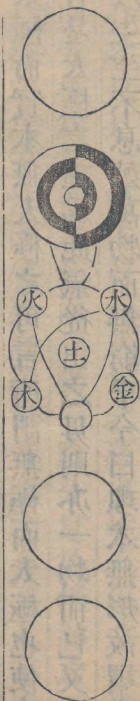
方得西銘看古人不輕易讀書如此今一旦盡與拈出

得無失之草草否讀者知之昔崇禎甲戌夏日劉宗周書

濂溪周子



太極圖



圖說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  
 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  
 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  
 變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  
 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  
 劉子全言 卷五 聖學宗要 二

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  
 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  
 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  
 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太極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非有  
 理而後有氣乃氣立而理因之寓也就形下之中而指  
 其形而上者不得不推高一層以立至尊之位故謂之  
 太極而實本無太極之可言所謂無極而太極也使實  
 有是太極之理為此氣從由之母則亦一物而已又何  
 以生生不息妙萬物而無窮乎今日理本無形故謂之  
 無極無乃轉落註脚太極之妙生生不息而已矣生陽

生陰而生水火木金土而生萬物皆一氣自然之變化而合之只是一箇生意此造化之蘊也唯人得之以爲人則太極爲靈秀之鍾而一陽一陰分見於形神之際由是殺之爲五性而感應之塗出善惡之介分人事之所以爲萬有不齊也惟聖人深悟無極之理而得其所爲靜者主乃在中正仁義之間循理爲靜是也天地此太極聖人此太極彼此不相假而若合符節故曰合德若必捐天地之所有而畀之於物又獨鍾畀之於人則天地豈若是之勞也哉自無極說到萬物上天地之始終也自萬事一作物反到無極上聖人之終而始也原稿作地自萬事反到無極是聖人之終始也天地自始終之說卽生死之說而開闢渾沌七尺之去留不與焉知乎此者可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三

與知一作語

道矣主靜要矣致知亟焉○愚按太極圖說

其要歸之知生死何以故此佛氏所謂第一大事因緣也但佛氏向父母未生前討分曉吾儒則向天地未生前討分曉比佛氏因緣更一作殊大佛氏討過分曉便以

無生爲了義吾儒討過分曉便以生生而一作無不窮爲了義以無生爲了義只了得一身一作生以生生而不窮

爲了義并天地萬物一齊俱了其爲大小之分更自天淵夫佛氏了一作之生死本小而看得以爲極大便是難

了處吾儒直作等閒看過生順沒寧而已周子此言殆

亦有爲而發與

橫渠張子

其具一箇主意此錢公之語也其人皆文以

土西銘

土水火木金土而生萬物皆一氣自然之變化

張子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  
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  
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  
疾憊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  
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  
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  
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  
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  
從而順合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  
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四

此篇舊名訂頑程子謂起爭端故易之訂頑云者醫書  
以手足痿痺爲不仁視人之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其  
病亦猶是則此篇乃求仁之學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

一體真如一頭兩手

一無手字

足合之百體然若一作蓋原其付

界之初一作物

吾體吾性卽是天地吾胞吾與本同父母而君

相任家督之責聖賢表合德之選皆吾一體中人也然  
則當是時而苟有一夫之不得其所其能自己於一體

之痛乎於時保之畏天以保國也樂且不憂樂天以保

天下也反是則一作而

違天則自賊其仁甚焉濟惡則一無

字亦天之戮民而已然則君子宜何如以求其所爲一  
體之脈而通之於民物乎必也反求諸身卽天地之所

以與我者一一而踐之及其踐之一無字踐之心卽是窮

神踐之事卽是知化而工夫則在不愧屋漏始於是存  
存養之功焉繼之有省察之要焉進之有推己及人以  
及天下萬世者焉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  
覺覺後覺如是而已矣庶幾以之稱天地之育子不虛  
耳若夫所遇之窮通順逆君子有勿暇問者功足以格  
天而贊化尚矣其或際之屯亦無所逃焉道足以守身  
而令終幸也其或瀕之辱亦惟所命焉凡以善承天心  
之仁愛而生死兩無所憾焉斯已矣此之謂立命之學  
原抄存養之功下改而絕惡則如惡旨酒長善則如育  
英才貞遇不齊則或爲庶議或爲待烹或爲歸全或爲  
順令凡以善承天心之仁愛而不以富貴福澤而加欣  
不以貧賤憂戚而加厭則庶幾稱天地之育子不虛耳  
此之謂立命至此而君子真能通天地萬物以爲一體矣  
順沒寧

此求仁之極則也歷引崇伯子以下言之皆以孝子例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五

仁人云原抄此下有大有大舜申生曾參伯奇四子皆從憂  
患中來而舜與參皆足以格親而享其富貴申  
生伯奇反是其間又有大小順逆之殊蓋維天之命萬  
有不齊而惟君子能處之一致乃見其所爲仁耳上總  
批云選明道先生云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

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愚按  
終篇之意本體工夫都無漏義讀者知之○謹按此篇  
之意大抵從周先生圖說來但周先生自先天說來作  
起由造化而入事其義精此篇從後天說起由本體而  
工夫其事實至西銘之所謂仁卽圖說之所謂極西銘  
之所謂屋漏卽圖說所謂主靜立極之地與

東銘原名祕愚

張子曰戲言由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  
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

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心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此張子精言心學也戲言戲動人以爲非心而不知其出於心思與謀心之本乎人者也過言過動人以爲是心而不知其非心誠者心之本乎天者也心之本乎人者當如何以省察之而其不一少不字本乎天者當如何以克治之則學問之能事畢矣今也指其本乎心者曰吾戲耳而不知戒又指其不本乎心者曰是亦吾心也而不知咎則戲而不已必長其傲過而不已必遂其非適以自欺其本心之明不智孰甚焉夫學因明至誠而已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六

矣然則西銘之道天道也東銘其盡人者與

明道程子

識仁說

程伯子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不喪失以昔

曰習心未除卻須存習一刻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程子首言識仁不是教人懸空參悟正就學者隨事精

察力行之中先與識箇大頭腦所在便好容易下工夫

一刪也識得後只四字須用葆任法曰誠敬存之而已

而勿忘勿助之間其真用力候也蓋天理微妙之中著

不得一毫意見伎倆與之湊泊纔用纖毫之力便是以

已合彼之勞一有矣字安得有反身而誠之樂誠者自明而

誠之謂一有敬字敬者一於誠而不二之謂一有誠字誠只是誠

此理敬只是敬此誠何力之有後人不識仁將天地間

一種無外之理封一作對作一膜看因并不識誠敬將本

心中一點活潑潑發字之靈滯作一物用胥失之矣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七

良知良能是本心昏昧放逸是習心向來不識此理故

種種本心爲習心用今來既識此理故種種習心爲本

心轉又何患不存之又存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程子見

道分明語也按先儒以爲地位高者之事非淺學可幾

學者只合說克己復禮爲仁周海門先生深不然之以

爲不識仁而能復禮者無有是處極爲有見而顧涇陽

先生則云學者極喜舉程子識仁但昔人是全提後人

只是半提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此全

提也後人只說得渾然與物同體而遺卻下句此半提

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此全提

也後人只說得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而遺卻上句此一作

是半提也尤見衛道之苦心矣○愚按識仁篇分明是

太極圖說悅出真手眼而一字不落註腳可謂善發源  
溪之蘊周子說太極程子便於此中悟出一箇仁曰與  
物無對周子說二五化生程子便於此悟出箇皆備之  
體周子說中正仁義程子便於此悟出箇義禮智信皆  
仁也周子說主靜程子便於此悟出一有誠敬二字一  
字二而曰未嘗致纖毫之力周子說天地合德程子便於  
此悟出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種種青出於藍矣先儒  
嘗言兩程子平生不曾及圖說一字而至所以與學者  
相授受大抵不出此意由今考之伯子信然然先生他  
日有言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  
出來乃知太極圖一作圖子原是人人自家有的程子何  
嘗乞靈於周子周子何嘗乞靈於大易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八

定性書

橫渠張子問於程伯子曰一無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

外物何如

一頂寫連程伯子曰

五字

程伯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

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一有

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

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

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

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

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

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

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遺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九

此伯子發明主靜立極之說最爲詳盡而無遺也稍分

六段看而意旨

一作皆

融貫不事更端亦復

一無復字

不煩詮

解今姑爲之次第首言動靜合一之理而歸之嘗定乃

所以爲靜也是內非外非性也離動言靜非靜也天地

之嘗以下卽天地之道以明聖人之道不離物以求靜

也人之情以下言嘗人之情自私自智所以異於聖人

而終失其照物之體也易曰以下又引大易孟子之言

以明自私自智之必不然也聖人之喜以下又卽聖人

應物之情以明外物之不足惡而夫人之情以下又借

怒之一端於極難下手處得定性之法如此又以見外

物之不足惡也合而觀之主靜之學性學也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嘗寂而嘗感故



有欲而實歸於無欲所以能盡其性也嘗人離寂而事感離感而求寂故去欲而還以從欲所以自汨其天也主靜之說本千古祕密藏卽橫渠得之不能無疑向微程伯子發明至此幾令千古長夜矣

紫陽朱子

中和說

朱子與張敬夫曰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至物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人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一無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邪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十一

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息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一有矣字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

說得大意已是狃不是限於一時拘於一處但有覺處不可便謂之已發此覺性原自渾然原自寂然

中和說二

朱子答張敬夫曰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籠侗見得一無箇字大本達道底影像便執認以爲是了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

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已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糲勇果而無寬裕雍容之氣雖竊一作切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道邇求遠亦可笑矣

這知覺又有箇主宰處正是天命之性統體大本達道者端的端的

### 中和說三

朱子答張敬夫曰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蓋人之一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爲心者所以主於身無動靜語默之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十一

問者也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不致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嘗行於一作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所以二其一作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一作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

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則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嘗感感而嘗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

以心爲主及主敬之說最爲諦當

中和說四節畧

朱子答湖南諸公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大亦止以一無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嘗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一無不審也

畢竟是

一無

求之未發之中歸之主靜

一無

一路然較濂溪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三

爲少落邊際蓋朱子最不喜籠侗說道理故已見得後仍做鈍根工夫○此朱子特參中庸奧旨以明道也第一書先見得天地間一段發育流行之機無一息之停

待乃天命之本然而實有所爲未發者存乎其間是

是字卽已發處窺未發絕無彼此先後之可言者也第二

書則以前日所見爲籠侗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

箇安宅爲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是則所謂性也第三

書又以前日所見爲未盡而反求之於心以性情爲一

心之蘊心有動靜而中和之理見焉故中和只是一理

一處便是仁疑一無字卽向所謂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

然求仁工夫只是一敬心無動靜敬無動靜也最後一

書又以工夫多用在已發者一無字爲未是而專求之涵

養一路歸之未發之中云合而觀之第一書言道體也

第二書言性體也第三書合性於心言工夫也第四書

言工夫之究竟處也見解一層進一層工夫一節換一

節孔孟而後幾曾會一無見小心窮理如朱子者愚按朱

子之學本之李延平由羅豫章而楊龜山而程子而周

子自周子有主靜立極之說傳之二程其後羅李二先

生專教人默坐澄心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作何氣象朱

子初從延平游固嘗服膺其說已而又參以龜子主敬

之說覺一無靜字為稍偏不復理會迨其晚年深悔平

日用功未免疎於本領致有辜負此翁之語固已深信

延平立教之無弊而學人向上一機必於此而取則矣

湖南答問誠不知出於何時考之原集皆載在敬夫次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三

第往復之後經輾轉一作折證而後有此定論焉一無

則朱子平生學力之淺深固於此窺其一班而其卒傳

延平心印以得與於斯文又當不出於一無此書之外

無疑矣夫主靜一語單提直入惟許濂溪自開門戶而

後人往往從依傍而入其流弊便不可言幸而得之無一

之亦如短販然本薄利奢叩其中藏可盡也朱子不輕

信師傳而必遠尋伊洛以折衷之而後有以要其至乃

所為善學濂溪者

陽明王子

長知答問 答陸元靜 澄

一

問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

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

陽明子曰：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恆照則恆動，恆靜天地之所以恆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妄心亦照，非實信得良知安能得一作如此說。

問：良知亦有起處云。

陽明子曰：良知者，心之本體，卽前所謂恆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一無實字下同。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一無實字下同。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一無耳字下同。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四

而不在不明

舊缺不  
明二字

也，非其本體之謂矣。

存養省察，何嘗不是宋儒之說，但提領在良知耳。

問：良知之本體，卽所謂性善也，何一何字在  
下嘗人上未發之

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嘗人皆不能而必

待於學邪中也？寂也，公也，既已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

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實未有也。豈良知

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陽明子曰：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

能不昏蔽於物欲一無  
欲字，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

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

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卽良知之體。

用卽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只爲人人承認不過一作起所以當面錯

問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睹不聞無思無爲之謂必嘗知嘗存嘗主於理之謂也夫嘗知嘗存嘗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

陽明子曰理無動者

一無者字

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卽不睹

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睹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之謂也睹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睹聞思爲卽是一無是字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循理爲靜非動靜對待之靜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五

問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一作抑有動有靜乎幸教一無二字

陽明子曰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

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  
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  
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  
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稿心  
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  
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  
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  
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  
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  
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  
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  
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夫

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  
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  
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卽陰陽之生生  
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  
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  
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  
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  
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  
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  
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  
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  
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

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  
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  
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從欲而搞心一念說不得是靜中有動靜中有動卽是  
靜而無靜

問嘗試於心喜怒哀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  
良知一覺卽罔然消阻或過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  
然則良知嘗若居優閒無事之地而爲之主於喜怒哀憂  
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陽明子曰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  
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則良知常若居於優閒無  
事之地語尚有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哀懼而喜怒哀憂  
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七

問夫子昨以良知爲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  
人所用之一無功乃戒慎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  
戒慎恐懼爲良知何歟

陽明子曰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問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與妄  
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  
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與且旣曰妄心  
亦照則在妄心固可謂之照而在照心亦可謂之妄矣  
妄與照何異今假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

幸再啓蒙

一無四字

陽明子曰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



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卽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卽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因妄不生故照不立然

一無然字

但可謂之無妄無照不可

謂之無善無惡

問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矣然寡欲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隨人欲一有所字生而克之則病根嘗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一有字若欲剝洗蕩于衆欲未萌之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五

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陽明子曰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爲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爲虛也今日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問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於吾儒隨物

而格之功不同吾若一作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

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

自在惟有寐一作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

於斯光景不能久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

其嘗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

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

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游乎

陽明子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

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

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

之功即佛氏之嘗惺惺亦是嘗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

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九

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

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

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為失其良心之

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

知明白嘗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說夜氣卻是得免後不

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

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

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

良知之一多本字體本自寧靜今卻又添一箇求寧靜本是生

生今卻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

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

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卻欲前念易滅

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獨陽明子讀大學至格致

一作物

一解謂朱子卽物窮理之說爲支離而求端於心

天下無心外之物卽本心以求物理是爲致良知於事事物物之間而意可得而誠也遂揭致良知三字專教

學者而答陸元靜數書發明中庸之理甚奧則其直作

真接濂一作溪雖

一作

之傳者其曰未發之中卽良知卽主靜

立極之說也其曰良知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卽性無內外之說也其曰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卽敬無動

靜之說也其曰自私自利爲病根卽識仁之微旨也最

後病瘧一喻尤屬居要語所云服藥調理在未發時者

又卽朱子涵養一段工夫之意朱子他日曰涵養須用

敬進學在致知至陽明子則合言之耳孰謂其果立異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三

同於朱子乎夫諸儒說極極說仁說靜說敬本是一條血

脈而學者溺於所聞猶未免滯於一指而不能相通或

轉趨其弊者有之致良知三字直將上下千古一齊穿

貫言本體則只此一無二字是極極不墮於玄虛只此是仁

仁不馳於博愛言工夫則只此是靜靜不涉於偏枯只

此是敬敬不失之把捉洵乎其爲易簡直截之宗也或

疑子之學近於禪者乃儒釋之辨直以自私自利爲彼

家斷案可爲推見至隱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於此一差

無往而不異不必禪也於此不差雖謂茂叔爲窮禪

容亦可也

於子

一有

何疑

一有

故字

拔本塞源論

陽明子答顧麟畧曰夫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生

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與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三

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入於禽獸異類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滂於後嗷嗷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

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一作治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

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其安天下之民視才之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三

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賤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一作則誤才質之下者則一無則字

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一無則字出而各

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畜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

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

物我之閒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一作操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

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

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

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

王道熄而霸術熿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

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

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

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倣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

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

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

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異類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

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

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

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智皆不免於習染其所

以講明修飭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

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一作可復睹於是乎有訓詁之學

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

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

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

謹詭跳浪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

應接不暇一作逸而耳目眩瞶一作驚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

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

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  
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繆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  
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  
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  
下其間雖嘗警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  
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諸儒而諸儒之論終亦未能  
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  
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  
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  
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  
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  
不通其說則不得一作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五

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詞

章之富適以飾一作飾

一作飾

其僞也是以臬夔稷契所不能兼之

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一作實

一作實

其稱名借

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

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

之積習一作染

一作染

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

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爲

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

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

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

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

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

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  
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  
乎

先生雖一時應病之論而功利一砭實以扶萬古之人

心孟夫一字子好辨而一作後僅見此篇

愚按孔門之學其精者見於中庸一書而慎獨二字最  
爲居要卽太極圖說之張本也乃知聖賢于言萬語說  
本體說工夫總不離慎獨二字獨卽天命之性所藏精  
處而慎獨卽盡性之學獨中具有喜怒哀樂四者卽仁  
義禮智之別名在天爲春夏秋冬在人爲喜怒哀樂分  
明一氣之通復無少差別天無無春夏秋冬之時故人  
無無喜怒哀樂之時而終不得以寂然不動者爲未發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三

以感而遂通者爲已發可知也蓋止一喜怒哀樂而自  
其所存者而言謂之中如四時之有中氣所謂陽不亢  
陰不涸是也自其所發者而言謂之和如四時之有和  
氣所謂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是也由中達和故謂之大  
本達道只是一時事所謂動靜一原顯微無閒者也中  
爲天下之大本卽隱卽見卽微卽顯和爲天下之達道  
卽見卽隱卽顯卽微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獨之  
情狀於此爲最真蓋獨雖不離中和而實不依於中和  
卽太極不離陰陽而實不依於陰陽也中陽之動也和  
陰之靜也然則宋儒專看未發氣象未免落在一作邊  
際無當於慎獨之義者故朱子初一年字不喜其說退而  
求之已發以察識端倪爲下手久之又無所得終歸之



涵養一路其曰以心為主則性情之體中和之妙各有條理正指獨而言而不明白說破止因宋儒看得獨字

太淺中字太深而誤以慎獨之功爲致一有中字和之功故

也陽明子曰良知卽未發之中仍落宋人一作儒之見又

云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庶幾得之第以質之中庸

往往似合似離說中說和無有定指總之諸儒之學行

到水窮山盡同歸一路自有不言而契之妙而但恐中

庸之教不明將使學慎獨者以把捉意見爲工夫而不

覲性天之體因使求中者以揣摩氣象爲極則而反墮

虛空之病旣置獨於中之下又拒中於和之前紛紛決

裂幾於無所適從而聖學遂爲絕德故雖以朱子之精

微而層摺且費辛勤以文成之易簡一作簡易而辨難不遺

餘力况後之學聖人者乎因稍爲之拈出以示來一作學

者

劉子全書

卷五

聖學宗要

三

